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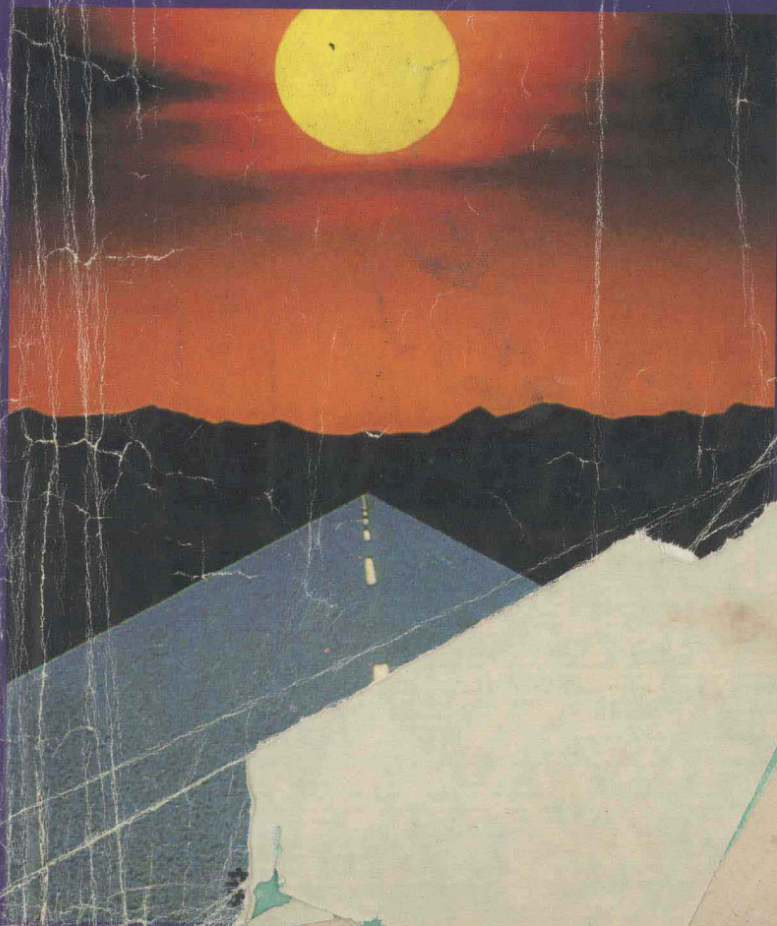
世界名著 ·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

《大地》三部曲之二

〔美〕赛珍珠 著

NOBEL LITERARY PRIZE

# 王虎兄弟的 空虚浪荡生涯





赛珍珠杰出的作品使人类的同情心越过遥远的种族距离，并对人类的理想典型做了伟大而高贵的艺术上的呈现。

——诺贝尔奖授奖辞

1936年9月，我一到美国后，就迫不急待地在好莱坞看了MGM公司根据赛珍珠的三部曲改编而拍摄的影片《大地》，非常之好；我为我的这位美国朋友的突出成就感到高兴。

——林语堂

《大地》不仅是一部无与伦比的抒情史诗，更令人惊奇的是，它承传的不是欧美文学的传统，而是典型的中国小说的传统。这传统甚至是非文人的……这是一部最地道、最纯正的平民文学的纪念碑。

——《星期日纽约论坛》

ISBN 7-5631-0532-8



ISBN 7-5631-0532-8/I 59

全套三册定价：29.80元

9 787563 105328 >

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  
Nobel LITERARY PRIZE

# 《大地》三部曲

中国农民的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

[美] 赛珍珠 著



第二部

# 王虎兄弟的 空虚浪荡生涯

## 1 王龙的死

垂死的王龙，他躺在那又小又暗的土房子里，房子的四周就是他的田。他这房间就是他年轻时所住的房间；他睡的床也就是他结婚那一夜所睡的床。这房间甚至不及城里那大房子里的一间厨房那样大。城里那所大房子原来也是他的，但现在却让给他的儿子们住着了。可是他很甘愿死在这里——死在他自己的田地之间，死在他父亲的老宅子里，死在这只有着粗劣的桌凳的房间里，死在蓝布的帐幕下——既然他必得死。

王龙知道他自己快要死了，张眼望着站在他床边的两个儿子，他明知道他们正在等着他断气而他确实快要断气了。他们从城里请了有名的医生来，这些医生带着他们的针和草药。他们按他的脉，看他的舌苔，看了许多时候。到最后，医生把药料收起，对他们说道：

“病者的寿数到了，这是人力所难以挽回的。”

于是王龙听到他的两个儿子低声耳语，他们是特地住到这土房子里来等待送他的终的。他们以为那老人已经沉沉睡去，可是那病者却听到他们互相严重地说道：

“我们必得去叫他的另外一个儿子——也就是我们的兄弟来才好。”

第二个儿子又答道：“不错，我们必得立刻去叫他来。他跟着那位将军，现在正不知漂泊在什么地方呢。”

听见了这些话以后，王龙知道他们已经在准备他的后事了。

他的床边放着一口棺材，这是儿子们买了来，为要使他安心而放在他那里的。这是一具用楠木制成的很大的棺材，放在这房里，占据了许多地方，使进来的人必须绕道而过。并且必须把手按在上面。这具棺材约值六百块钱。虽然王二是一个很吝啬的人，到了手的钱不大轻易再用出去，但是对于这口棺材他却一点都不嫌太贵。不，其他的儿子们也一点都不嫌贵。王龙对于这具棺材觉得非常满意，他每逢精神好一点的时候，便伸出那软弱无力而枯黄的手来抚摸那口漆得光光的棺材。棺材里另外还有一具套材，里面光得如同黄缎一样。两棺非常配合，正像一个人的灵魂和肉体一样。这实在是一口随便什么人见了都会觉得满意的棺材。

可是尽管这样，王龙却并不像他的老爷那样一下子能死去。他的灵魂几次准备脱离躯壳，但是每一次，他那强壮有力的老躯壳却总不肯给魂灵所抛弃。在这两者之间开始斗争的时候，王龙觉得他的内脏好像起了战事一样，心里大为吃惊。他一向是一个视肉体重于灵魂的人，也是一个强壮而快活的人，因此他不能轻易让他的肉体死去，当他觉得他的灵魂在偷偷地溜走的时候，他心里害怕起来，便用一种粗哑的喘气声音号哭起来，无言无语地像一个小孩一般地号哭着。

他那年轻的妾梨花日夜坐在他身边，每逢见他这样号哭的时候，就伸出她的嫩手来握住他的老手，并且抚摸着。他的两个儿子也赶忙跑过来安慰他，告诉他他们将给他什么葬礼，他们一遍一遍地告诉他：他们打算怎样安排。大儿子弯下他那浑身穿着绸缎的魁梧的身子，俯在那衰老而瘦小的垂死者的面庞

上，大声对着他的耳朵叫道：

“我们要排起三里长的仪仗来，我们大家都为你哀痛，你的姨太太为你啼哭，你的儿子和孙子都披麻带孝，还有全村的人和你所有的佃户，也都参加，你的魂轿走在前面，画家给你画的那张照片就放在里面，魂轿后面就是你那具伟大的棺材，我们为你制好了新的袍子，你穿了躺在里面就像一个皇帝一样。我们还租了绣得金碧辉煌的棺材罩，覆在你的棺材上面，抬过各街各巷的时候，使全城的人都看得见！”

他这样大声喊叫，喊得面目通红，气也透不过来，因为他是一个很胖的人。当他直起身子使呼吸流畅的时候，王龙的第二个儿子便接下去说。他是一个面黄肌瘦而狡猾的人，他的声音从鼻子里送出来，又尖又小；他说道：

“还有和尚来念经送你到西天去，还有特地雇来为你哭丧的人，还有穿了红袍黄袍的，把我们为你预备作阴间的东西抬了在街上跑。我们两所用纸头和蔗杆糊成的房子，放在大厅里，其中一所就像这一所一样，其余一所像城里的那所大房子。里面家具齐全，还有许多当差和仪役。另外还有一顶轿子和一匹马，以及所有你所需要的东西。这些东西都是用各色的花纸精制起来的，我们把这些东西拿到你坟边焚化以后，送到天上，我敢担保阴间再没有一个鬼能像你这样的豪富了。这些东西也和轿子一起叫人抬着在街上跑，让大家看见，我们真希望那一天能是一个好的日子哩！”

于是那老人高兴极了喘着气说道：

“我想——全城的人——都会看见了！”

“自然全城的人！”大儿子高声说道，他伸出他那又大又软又白的手做了一个大姿势。“每条街上的两边都站满了来看出丧的人，自从，自从黄府衰败到现在，从不曾有过这样大的丧礼。”

“啊——”王龙说道，他心里非常快乐，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垂死的人。于是又睡着了。

可是这一点内心的满意终于不能维持长久，等到第六天的清早，时候终于到了。两个儿子已经等得非常气闷，因为他们过不惯这所土房子里的简陋生活，他们自从幼年时候离开这房子以后就从来没有回来住过。父亲拖延不死，使他们等得精疲力尽，都到小内院里去睡觉。这本是那老人壮年时把荷花娶进来的时候所建筑的房子。在上一天晚上，他们对梨花说，倘使父亲有什么变化，可以进去叫他们，于是他们便去休息了。王大所睡的床，就是当年王龙一度认为最上等的床，也就是他所最心爱的床；可是现在王大躺在上面，却觉得满不舒服，因为那张床硬得很，而且因为年久的缘故，摇动不稳，他又觉得春天在这房间里住太闷太黑，满不舒服。可是一躺下去以后，他便立刻昏沉沉的鼾睡去了，呼吸几乎也在他那粗大的喉头隔住了。至于王二呢，躺在靠近墙边的一张竹榻上，他好像猫儿一般，睡得又轻又软。

梨花却完全没有睡。她生性僻静，就那样静静地通夜坐着，一动也不动地坐在一张小竹凳上；那张竹凳非常低，因此她坐在床边，把脸偎着老人的脸，又把那老人枯老的手掌握在她自己柔软的手掌里。她年纪很轻，简直可以做王龙的女儿，可是她的态度看去却并不年轻，因为她的脸上有那奇异的忍耐的神气，做起事来总是很耐性，一无火气，不像一个年轻的人。她就这样坐在老人的旁边，这老人对她非常慈爱，完全像她的父亲一样。她并不哭泣，一直望着他那垂死的脸。他睡着以后，静得好像死去了的一样。

突然，在后半夜，黎明到来以前，王龙睁开了眼睛，他觉得非常软弱，似乎他的灵魂，已经离开了他的躯壳一样。他微

微滚动他的眼睛，看见梨花坐在那里。他空虚异常，不禁心里害怕起来，一口气塞住了喉咙，从他的牙齿缝里抖动出来，他低声说道：

“孩子——这就是——死吗？”

梨花看见他这样骇怕的神气，便镇定地用她原来的声音响亮地喊道：

“不，不，老爷——你好些了，你是不会死的！”

“你——真的吗？”他又低声说道。她的自然的声音使他心安不少，便睁大了眼睛盯住她的脸望着。

梨花看出时候已到，觉得她的心突然跳得猛快起来。她站起来俯身向着他，同样用她那种柔软而自然的声音说道：

“我可曾骗过你，老爷？你看，你的手既暖和，又有力——我想你——在逐渐好起来了。你好了，老爷！你不用害怕——不，什么都不用害怕——你好起来了——你好起来了——”

她继续抚慰他，一遍一遍地说他已经好得多，并且紧紧地暖暖地握住他的手，他躺着微笑地望着她。他的眼睛逐渐模糊起来，发起怔来，他的两唇也硬化起来，耳朵正用劲地想听取她那固定而不变的声音。于是她看出他真的快要死了，便俯身下去靠近他，抬高她的声音，又响又清楚地喊道：

“你好起来了——你好起来了！你不会死，老爷——你不会死的！”

她这样安慰他，可是他虽然听见她的声音而暂时提起精神，却终于死下来了。然而他仍旧不能平安地死去。不，虽然他安心地死去，但当他的灵魂快要脱身而去的时候，他窒息着的身体似乎因为暴怒而猛跳起来，他的两臂两足都不由自主地自挥自踢起来，那双皮包骨的老手刚好向上抽动时着实打着了俯身向他的梨花。他打了她一个满脸，而且非常有力，使梨花痛

得自己伸手抚摸起来，低声说道：

“这是你给我的唯一打击，老爷！”

可是老爷并不回答。她低头一看，看见他斜躺着身子，正在她望他的时候，吐出了最后的一口气，从此便不再动了。她将他的四肢放直，轻轻地细细地，替他把被头盖好。又用纤细的手指把他的眼睛闭上，微笑仍旧现在他的脸上，这就是他在听见她说不会死的时候所引起的笑涡。她凝视了好一会。

一切做完以后，梨花知道她必须去叫他的儿子们来了。但是她重又在那张小竹凳上坐了下来。她知道她必须立刻去叫他的儿子们来；但是她却拿起王龙那只刚才打过她的手，握住它，并且将头伏在上面，在没有别人的时候，静静地落了几点眼泪。她有着一颗奇异的心——天生是悲哀的心，却不能像别的女子一样大声的啼哭一番来发泄她内心的悲哀，因为她的眼泪从来也不能使她得到一点安慰……因此她没坐多少时候，便立起身来叫那两个儿子去了。她说道：

“你们不必忙，因为他已经死了。”

可是儿子们听了她的话以后却仍旧忙起来。他们赶出房门，王大一身衣服很皱，头发蓬松，他们立刻奔到他们父亲那里，王龙躺在那里，正是梨花替他放好的那副样子，两个儿子睁大了眼睛望着他，好像他们从前从来没有见过他一样。他们现在好像有些怕他的样子，于是王大用很低的声音，似乎房间里还有别个陌生人一样的说道：

“他死得舒服吗？”

梨花用她那安静的态度回答道：

“他死的时候还不知道他是死呢。”

于是王二说道：

“他现在躺在那里好像并没有死，像睡着了一样。”

两个儿子对他们的父亲看了一会，心里似乎充满了一种模糊而纷乱的恐怖，因为那老人一动不动的躺在那里，觉得非常可怕。这时候，梨茶看出了他们的恐怖，便温和地说道：

“还有许多事情要为他做呢。”

于是两个人便开始动作起来，想起了生前的事，他们心里都觉得很高兴，王大急忙把他的袍子扯挺，用手摸摸自己的脸，哑声说道：

“真的，真的，我们应该准备他的后事了。”他们急忙忙地走了出去，心里觉得很很高兴，因为他们可以离开他们父亲死去时的那间屋子了。

## 2 王龙的丧仪

当王龙死去以前的某一天，他曾经吩咐过他的儿子们说：他的尸体放入棺木以后，必须留在那间土房子里直到落葬的那一天为止。可是到了预备丧事的时候，他的儿子们发觉要从城里那所房子里跑来跑去，实在是一件非常不便的事。并且当他们想到在落葬以前必须守四十九天孝的时候，他们觉得要服从那现在已经死去了的父亲，实在是一件不可能的事。并且，要遵守这遗嘱的确在各方面使他们觉得为难；因为从厅里来的那些祭僧们噜苏着，说他们不愿走这许多路来念经。甚至那些替王龙来穿着洗抹和封棺的人也都勒索加倍的酬劳，使王二听了非常不乐。

于是，弟兄两个互相望着，又望望棺木，二人想到了同一件事——这死者已不能再说话了。他们便叫了人来，叫他们把王龙搬到他曾经住过的在城里的那所大房子的庭院里；虽然梨花阻止这件事，但是她不能说服他们。当她知道她所说的话无效时，便轻轻地说道：

“我想这可怜的呆子和我总不会再到城里那所房子里去了，但是如果他去我们必得和他一同去。”于是她带着这个呆子——就是王龙的大女儿，现在她已是一个成年的妇人了，但是她一

生总同样是一个愚孩子。她们跟随在王龙棺木的后面，沿着乡间的田坎行走，呆子边走边哭，因为春天的天气很是和暖，阳光明亮地照着。

这样梨花便又到了她曾和王龙活着时同住过的那所庭院里了。就在这所院子里王龙有一天曾经看中了她，当时他的血充满而自由地流着，即使是在这样的年纪，他在这所大屋子里寂寞地过着。但是这院子现在是寂静地，在这所大屋子每道门上的红纸条都被撕去，以表示死神在此，并且在临街的大门上还贴着白纸以表示丧事的记号。梨花便住着，睡在死者的旁边。

一天，当她这样陪着安睡在棺木中的王龙的时候，荷花的女仆走来告诉她说：我们太太也就是老爷的大姨太太，要到灵前来拜拜她那已死的丈夫，梨花须得恭敬地回答她。她只得照着这样做了。虽然她恨荷花，曾经一度做过她主人的人，但她仍旧立起身来，在棺木的四周把蜡烛照了一遍。

自从荷花知道了王龙所做的事，并且传话允许不再看见梨花以后，这还是第一次看见梨花。她是非常的愤怒，因为她把自幼当作她婢女的孩子引进到自己的庭院中来了。她是这样的妒愤，甚至不愿知道梨花究竟还活着还是已经死去。但是实际上她很好奇，现在王龙已经死了，她对她的仆人杜鹃说道：

“好，假使那个老人已经死了，她和我已不再有什么可争论的事，我愿去看看她现在究竟怎样了。”这样充满着好奇心，她便倚着婢女，步出了庭院，并且她还选择了一个时间，在祭僧们还没有来围棺念经的时候。

她便跑到梨花等着的房间，带着祭拜用的香烛，吩咐丫头在棺木前点着了。但是当丫头把这事做好以后，荷花却偷眼看看梨花，她目不转睛的看看梨花究竟变得怎样老了。是的，荷花虽然也穿着素鞋孝服，但她脸上并不悲伤，她向梨花嚷道：

“好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的苍白瘦小。我不知道老爷在哪一点上看中了你？”她觉得很安心，因为梨花是这样的瘦小而无色，毫无姿态之美。

梨花站在棺材旁，静静地站着。但是她满心深恨，甚至怕她自己，她自己想，即使那老姨太这样，她仍可深恶痛绝她的。但是荷花并不是一个牢记往事的人，即使对于仇恨的事。所以她在凝视了梨花一阵以后，便望着棺材低声说道：

“我知道，几位少爷在这上面一定化去了不少的银子了！”于是她站起身来，摸摸那口棺材，不住的揣摩着它。

但是梨花看见她日夜守望着的东西这样的任意给人抚弄，于是她忍不住高声说：

“不要碰它！”说时她紧握着她的小拳放到她的胸口，把她的下唇咬住在牙齿间。

荷花听到这话，笑着说：“什么——你还是这样的向着他？”她轻蔑地笑着，坐了一回，望着燃烛成灰。不久，她觉得一阵不耐烦，便起身走出庭院到别处去了。但是她好奇地向各处望着，看见那个可怜的哑女儿坐在那边阳光下，她便叫道：

“什么——这家伙还活着么？”

梨花这时跑去立在哑女儿的旁边，心里仍是充满着深恨，以致她无法忍受。当荷花去了以后，她便去找了一块布头，在荷花摸过的棺木边，再三的抹揩着。她给哑女儿一块小小的甜饼，哑女儿高兴地接着；因为她没有料到，便欢喜地吃着。于是梨花伤心地望了她一会，终于叹息道：

“你是唯一剩下来待我最和气的一个人了。你没有把我当作奴婢看待。”但是哑女儿仍是吃着她的饼，因为既不能说话，也不了解她对她说的是什么话。

梨花守待着直到举殡。这些日子庭院里总是非常的静，除

了祭僧们来念经以外。因为就是王龙的儿子们没有事也绝不走近他。他们都似乎觉得有些害怕，害怕这全屋子都充满着死人的气息。并且王龙既是这样一个魁梧强壮的人，他的魂魄自然也不容易离开他。他们又因为这屋里似乎充满了新奇的声响，更觉害怕。一到晚上，女仆人惊呼着说她们在床上吹到了阴风，阴风还拖拉她们的头发；她们或是听到壁上有害怕的震动，或是厨子手里的锅子给打翻了，或是婢女在侍候主人的时候，手里的碗被打碎了。

当儿子和媳妇们听到了仆人们这样说着的时候，他们都讥笑着他们的愚笨和无识。但是他们心里也觉得有些不安。当荷花听到了这些传说的时候，她喊道：

“他始终是一个执拗的老人！”

但是杜鹃道：“让一个死者得到他的路，太太，说他的好话直到他落葬为止！”

只有梨花并不害怕，现在她独自和王龙住着正和他活着的时候一样。只有当黄衣的祭僧们来念经时，她才立起身来跑到自己的房中，在那里她坐着静听他们超度和迟缓的鼓声。

渐渐的，这死者的七个灵魂超度着，每隔七天，大和尚就到王龙的儿子那里说道：

“另外又一个灵魂从他的躯壳中出去了。”每次他跑去这样说着的时候，儿子们便拿些银子酬劳他。

日子这样过去，七个七天，举殡的日子便到了。

现在全城的人都已经知道，算命的人已经把王龙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的丧事定在那一天。到了那天，那是正当一年中暮春初夏的时光，母亲们催促她们的儿子赶快吃早饭，不要迟了来不及看出殡，农夫们整天停着工，商店的伙计和学徒们打算怎样站着看出殡的行列经过。因为在这整个城里，每个人都知道王

龙；如何他从前是一个穷人，和别人一样耕着田的人，现在他又怎样成了巨富，给儿子们留下巨大的产业。每个穷人都要看看这次出殡，因为这是一件值得他们思考的事——像他们自己一样穷苦的人，临死却变得这样豪富。至少这秘密是存在于每个穷人的心目中。每个富人也都要看看这光景，因为他们知道王龙的儿子们很有钱，所以每个富翁都得对这老年的死者表示敬意。

但是在王龙自己的屋子里，那天却充满了人声和纷扰，因为要把这样伟大的丧仪排成秩序，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王大既是一家之主，所以他什么事都得管。他必须把全体过目，带孝的人是否和他们的地位相称，还要为妇孺们雇轿子。他虽然忙，但一感到自己地位的重要，自然很是高兴。每个人都来问他这样那样，他被搅扰得满头大汗，像大暑天一样。他四下里在转望着的眼睛，忽然看见了静站在一旁的王二，王二的冷静激怒了王大直到心底，他便说道：

“你把什么事都推给我，甚至连你自己的女人和孩子们的素服，穿得怎样了，也不去看看。”

王二冷笑着，静静的说：

“只有你亲手做的事，才觉得满意，那么还有谁高兴做什么事呢？我和我的女人都很知道，世上除了叫你做主管以外，再没有什么事能使你和你的女人高兴了。所以我们为要使你们高兴才什么也不管的。”

所以即便是在王龙的丧事中，他的两个儿子仍是互相争论。这一部份是因为他们二人互相暗地里在烦恼着，烦恼他们另外的一个兄弟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而各人又互相因这件事而谴责王二没有给送信的人足够的钱，使他可以找到他们的兄弟。王二埋怨王大拖迟了一二天功夫不差人去报信。

当天在这所大房子的纷扰中，只有一个是真真冷静的人，那便是梨花。她穿着素服，仅次于荷花的服装一级，静静的坐在王龙的棺材旁。她清早便把自己穿着好，还替哑女儿也穿着好。这可怜的哑子并不注意到什么，看见自己身上穿着新衣服，只是不住地笑。她觉得很奇怪，并且穿着也不舒服，所以总想把它脱下来。但是梨花给她一块饼吃，又看见她手里玩着红布，便百般哄骗着她。

至于荷花，她也从来没有经历过像今天这样的大事。因为在上轿的时候，她连坐了好几顶轿子，都坐不进。她的身子现在变得臃肿不灵。她嚷着：“一顶都不适合乘坐。为什么现在轿子都做得这么小？”她又怕不能参与这样盛大的出殡的行列，一阵着急，便哭了出来。正在这时候，她看见满身素服的哑女儿，荷花便找她出气，埋怨王大道：

“什么——这东西也去送殡么？”她又说在这样忙的日子，这哑子该留住在家里。

但是梨花却柔和而坚决地说道：

“不，老爷曾经嘱咐我，永远不可撇下这可怜的孩子，这是他给我的命令。我能管住她，因为她很听我的话，我们俩决不会麻烦谁的。”

王大事情正在忙不开，便把这事丢下了。他有许多事情要做，并且还牵念着有许多人在等着举殡。看出了他的焦灼，那些抬轿的人便抓住了勒索的机会向他要求额外的酬劳；抬棺材的也在噜苏这具棺材是如何的重，抬到坟地又是如何的远；看热闹的都从城里来，像潮水一般的涌进到庭院里来，到处张望着看有什么可看的。这些事以外，还加上王大的女人不断的责骂着说：事情都没有舒齐妥当。因此，王大在人群中挤来挤去，淌着汗；甚至他虽然叫得声音发哑，却没有一个人注意他。